

典藏版

我国最早的系统的戏曲理论专著

生活美学

闲情偶寄

全鉴

〔清〕李渔◎著 蔡践◎解译

中国古代典籍中第一部有趣味的经典之作
逸趣横生，妙不可言



中国纺织出版社

闲情偶寄

全鉴

〔清〕李渔◎著 蔡践◎解译

 中国纺织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《闲情偶寄》是我国首部倡导休闲文化的专著。其中大篇幅地讲述了戏曲、歌舞、服饰、修容、园林、建造、花卉、颐养、饮食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美学现象与规律。本书为精编选译版本，挑选原书中的精华部分，通过原文、注释、译文三个板块进行解释与说明，便于读者了解作者的观点以及当时的风俗民情，汲取其中的营养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闲情偶寄全鉴 /（清）李渔著；蔡践解译．—北京：中国纺织出版社，2017.1

ISBN 978-7-5180-2963-1

I. ①闲… II. ①李… ②蔡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清代 ②《闲情偶寄》—译文 ③《闲情偶寄》—注释
IV. ①I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 224378 号

策划编辑：顾文卓 特约编辑：张彦彬 责任印制：储志伟

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东里 A407 号楼 邮政编码：100124

销售电话：010—67004422 传真：010—87155801

<http://www.c-textilep.com>

E-mail: faxing@c-textilep.com

中国纺织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
官方微博 <http://weibo.com/2119887771>

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10×1000 1/16 印张：20

字数：221 千字 定价：38.00 元

凡购本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本社图书营销中心调换

前言

生活在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李渔，号笠翁，是我国著名的戏曲家与小说家，同时他还是一位颇有生活情趣的人。年轻的时候，李渔曾经像当时的大部分读书人一样，打算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之路，但应试的落榜以及明清变革的动荡局势，让他断绝了这个念头。满腹才华的李渔，自此选择了一条当时文人少有人走的路——通过卖文章来维持生计。他刊行了自己创作的小说，经营书坊，带着自家的戏班四处演出，可以说是一位别具特点的拥有经济头脑的文学家。

李渔的一生著作颇丰，作为文学家、戏剧理论家与美学家，他主要写了《笠翁一家言全集》，其中包括文集四卷，诗集三卷，词集一卷，史论两卷；《闲情偶寄》六卷。作为戏剧家，他写了十几种传奇故事。作为小说家，他著有《无声戏》《十二楼》，长篇小说有《肉蒲团》；有人认为，长篇小说《回文传》也是出自他的笔下，不过被多数专家否定。其中《闲情偶寄》可以算得上是他的得意之作。

《闲情偶寄》分为词曲、演习、声容、居室、器玩、饮馔、种植、颐养八大部分，内容丰富，可以称得上是生活艺术大全集，是我国首部倡导休闲文化的专著。其中大篇幅地讲述了戏曲、歌舞、服饰、修容、园林、建造、花卉、颐养、饮食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美学现象与规律。李渔集大半生的生活积累与学识撰写此书，耗费了大量的心血。

《闲情偶寄》面世以来，颇受世人推崇。在清朝时期，只要谈到李渔，大多数人都会提及这部著作，并予以称赞。直到现在，《闲情偶寄》依然散发着它的魅力，不断被人们所提及。《闲情偶寄》用生动活泼的小品形式，加上轻松的笔调，为我们勾勒出了作者心中的生活美学与艺术，其精华与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谈论戏曲创作与舞台表演、谈园林美的创作，以及欣赏仪容的文字。当然，由于李渔生活在封建时期，文章个别地方难免会存有封建的腐朽气息，有些东西也是不科学并且过时的。不过瑕不掩瑜，我们还是能够从文章中吸收大部分的精华。

本书为精编选译版本。解译者挑选原书中的精华部分，通过原文、注释、译文三个板块的解释与说明，帮助读者阅读与理解。译文大部分采取了直译的方式，并对难懂的词句进行了详细的注音和解释。由于编者能力有限，书中难免会有错讹疏漏，祈望读者批评改正。

解译者

2016年6月

目录

词曲部

- ◎ 结构 / 2
 - 小序 / 2
 - 戒讽刺 / 11
 - 立主脑 / 18
 - 脱窠臼 / 20
 - 密针线 / 23
 - 减头绪 / 27
 - 戒荒唐 / 29
 - 审虚实 / 32
- ◎ 词采 / 35
 - 小序 / 35
 - 贵显浅 / 38
 - 重机趣 / 42

- 戒浮泛 / 45
- 忌填塞 / 49
- ◎ 音律 / 51
 - 小序 / 51
 - 恪守词韵 / 66
 - 凛遵曲谱 / 68
 - 鱼模当分 / 72
 - 廉监宜避 / 74
 - 拗句难好 / 76
 - 合韵易重 / 80
 - 慎用上声 / 83
 - 少填入韵 / 85
 - 别解务头 / 87

演习部

- ◎ 选剧 / 92
 - 小序 / 92

- 别古今 / 94
- 剂冷热 / 97

◎ 变调 / 99

小序 / 99

缩长为短 / 100

变旧成新 / 103

◎ 授曲 / 112

小序 / 112

解明曲意 / 114

调熟字音 / 116

字忌模糊 / 120

曲严分合 / 121

锣鼓忌杂 / 122

吹合宜低 / 124

◎ 教白 / 127

小序 / 127

高低抑扬 / 130

缓急顿挫 / 134

声 容 部

◎ 选姿 / 138

小序 / 138

肌肤 / 140

眉眼 / 145

手足 / 148

态度 / 152

◎ 习技 / 158

小序 / 158

文艺 / 161

丝竹 / 170

歌舞 / 176

居 室 部

◎ 房舍 / 188

小序 / 188

向背 / 193

途径 / 194

高下 / 195

出檐深浅 / 196

置顶格 / 197

鳌地 / 198

洒扫 / 200

藏垢纳污 / 203

◎ 山石 / 205

小序 / 205

大山 / 208

小山 / 210

石壁 / 212

石洞 / 214

零星小石 / 214



器玩部

◎ 制度 / 218

小序 / 218

茶具 / 220

酒具 / 224

碗碟 / 226

◎ 位置 / 228

小序 / 228

忌排偶 / 230

贵活变 / 232



饮食部

◎ 蔬食 / 238

小序 / 238

笋 / 241

◎ 谷食 / 243

小序 / 243

饭粥 / 245

汤 / 248

面 / 250

◎ 肉食 / 252

小序 / 252

猪 / 254

羊 / 255



种植部

- ◎ 木本 / 258
 - 小序 / 258
 - 牡丹 / 260
 - 梅 / 262
 - 桃 / 266
 - 李 / 267
- ◎ 藤本 / 269
 - 小序 / 269
 - 蔷薇 / 272
 - 木香 / 273
- ◎ 草本 / 274
 - 小序 / 274
 - 兰 / 275
 - 菊 / 278
- ◎ 众卉 / 281
 - 小序 / 281
 - 芭蕉 / 282
- ◎ 竹木 / 283
 - 小序 / 283
 - 竹 / 284
 - 松柏 / 287



颐养部

- ◎ 行乐 / 290
 - 小序 / 290
 - 贵人行乐之法 / 293
 - 贫贱行乐之法 / 296
- ◎ 止忧 / 302
 - 小序 / 302
- 止眼前可备之忧 / 304
- 止身外不测之忧 / 305
- ◎ 调饮啜 / 307
 - 小序 / 307
 - 爱食者多食 / 308
 - 怕食者少食 / 310

参考文献 / 311



词曲部





结构

小序

【原文】

填词一道^①，文人之末技也。然能抑而为此，犹觉愈于驰马试剑，纵酒呼卢^②。孔子有言：“不有博弈者乎？为之犹贤乎已。”博弈虽戏具，犹贤于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”；填词虽小道，不又贤于博弈乎？吾谓技无大小，贵在能精；才乏纤洪，利于善用。能精善用，虽寸长尺短，亦可成名，否则才夸八斗，胸号五车，为文仅称点鬼之谈^③，著书惟洪覆瓿之用^④，虽多亦奚以为？填词一道，非特文人工此者足以成名，即前代帝王，亦有以本朝词曲擅长，遂能不泯其国事者。请历言之。高则诚、王实甫诸人，元之名士也，舍填词一无表见。使两人不撰《琵琶》、《西厢》，则沿至今日，谁复知其姓字？是则诚、实甫之传，《琵琶》、《西厢》传之也。汤若士，明之才人也，诗文尺牍，尽有可观，而其脍炙人口者，不在尽牒诗文，而在《还魂》一剧。使若士不草《还魂》，则当日之若士，已虽有而若无，况后代乎？是若士之传，《还魂》传之也。此人以填词而得名者也。历朝文字之盛，其名各有所归，“汉史”“唐诗”“宋文”“元曲”，此世人口头语也。《汉书》、《史记》，千古不磨，尚矣。唐则诗人济济，宋有文士跼跼，宜其鼎足文坛，为三代后之三代也。元有天下，非特政刑礼乐一无可宗，即语言文学之末，图书翰墨之微，亦少概见。使非崇尚词曲，得《琵琶》、《西厢》以及《元人百种》诸书传于后代，则当日之元，亦



与五代、金、辽同其泯灭，焉能附三朝骥尾^⑤，而挂学士文人之齿颊哉？此帝王国事，以填词而得名者也。由是观之，填词非末技，乃与史传诗文同源而异派者也。

近日雅慕此道，刻欲追踪元人、配飧若士者尽多^⑥，而究意作者寥寥，未闻绝唱。其故维何？止因词曲一道，但有前书堪读，并无成法可宗。暗室无灯，有眼皆同瞽目，无怪乎觅途不得，问津无人，半途而废者居多，差毫厘而谬千里者，亦复不少也。尝怪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，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，载之于书者，不异耳提面命，独于填词制曲之事，非但略而未详，亦且置之不道。揣摩其故，殆有三焉：一则为此理甚难，非可言传，止堪意会。想入云霄之际，作者神魂飞越，如在梦中，不至终篇，不能返魂收魄。谈真则易，说梦为难，非不欲传，不能传也。若是，则诚异诚难，诚为不可道矣。吾谓此等至理，皆言最上一乘，非

填词之学节节皆如是也，岂可为精者难言，而粗者亦置弗道乎？一则为填词之理变幻不常，言当如是，又有不当如是者。如填生旦之词，贵于庄雅，制净丑之曲，务带诙谐：此理之常也。乃忽遇风流浪佚之生旦，反觉





庄雅为非，作迂腐不情之净丑，转以诙谐为忌。诸如此类者，悉难胶柱。恐以一定之陈言，误泥古拘方之作者，是以宁为阙疑，不生蛇足^⑦。若是，则此种变幻之理，不独词曲为然，帖括持文皆若是也。岂有执死法为文，而能见赏于人，相传于后者乎？一则为从来名士以诗赋见重者十之九，以词曲相传者犹不及什一，盖千百人一见者也。凡有能此者，悉皆剖腹藏珠^⑧，务求自秘，谓此法无人授我，我岂独肯传人。使家家制曲，户户填词，则无论《白雪》盈车，《阳春》遍世，淘金选玉者未必不使后来居上，而觉糠粃在前^⑨。且使周郎渐出，顾曲者多，攻出瑕疵，令前人无可藏拙，是自为后羿而教出无数逢蒙，环执干戈而害我也，不如仍仿前人，缄口不提之为是。吾揣摩不传之故，虽三者并列，窃恐此意居多。以我论之：文章者，天下之公器，非我之所能私；是非者，千古之定评，岂人之所能倒？不若出我所有，公之于人，收天下后世之名贤，悉为同调。胜我者，我师之，仍不失为起予之高足；类我者，我友之，亦不愧为攻玉之他山。持此为心，遂不觉以生平底里，和盘托出，并前人已传之书，亦为取长弃短，别出瑕瑜，使人知所从违，而不为诵读所误。知我，罪我，怜我，杀我，悉听世人，不复能顾其后矣。但恐我所言者，自以为是而未必果是；人所趋者，我以为非而未必尽非。但矢一字之公，可谢千秋之罚。噫，元人可作，当必贯予^⑩。

【注释】

①填词：词本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体裁，也被称为长短句；在作词的时候要求按照词调所规定的字数、声韵以及节拍来填上文字，被称为填词。不过本书是从戏曲的角度出发，因此特指编写戏曲剧本。

②呼卢：指的是赌博。古人在投骰子赌博的时候，口中经常会说“卢、卢”，后将赌博称为呼卢。

③点鬼之谈：指的是堆砌人名。古人嘲笑唐代杨炯作文喜好引用古人姓名，将其称为点鬼簿。

④覆瓿（bù）之用：盖罐子之用。瓿，盛放酱醋的罐子。这里指的



是，所写的书没有人看，只能当罐子的盖。

⑤驥尾：千里马的尾巴，意思是沾千里马的光。

⑥配飨（xiǎng）：指的是后死的人附于先祖而接受祭献。

⑦蛇足：是对成语“画蛇添足”的简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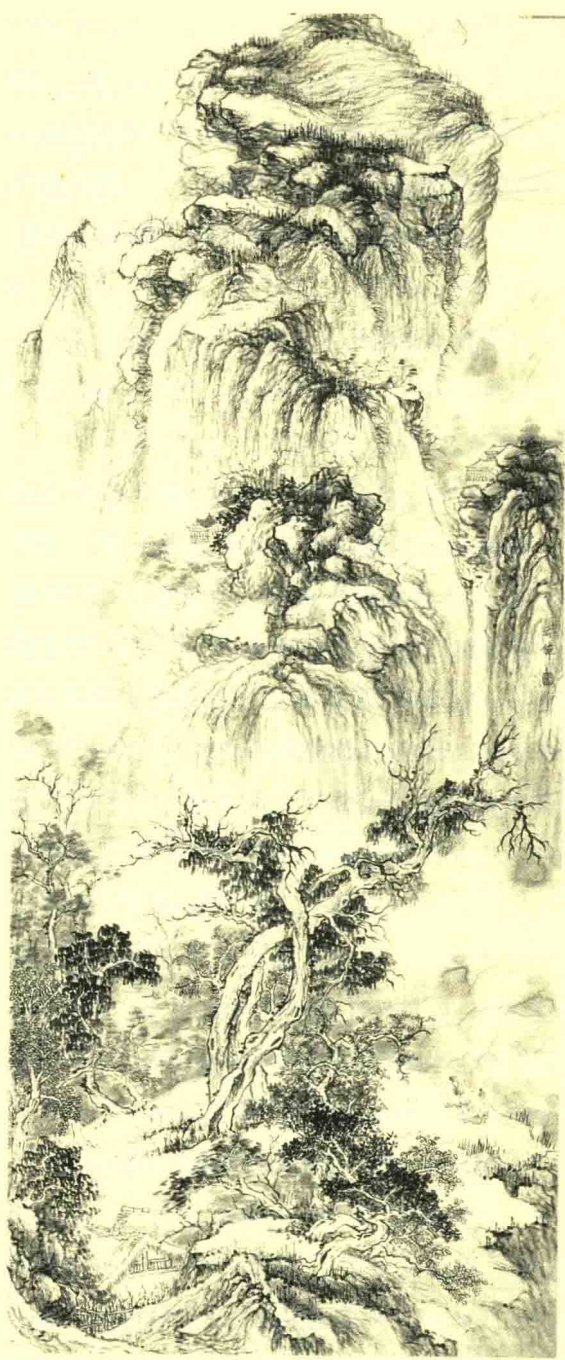
⑧剖腹藏珠：将肚子剖开将珍宝藏在里面。借此来形容一些人将其戏曲经验与方法藏起来不外传。

⑨糠秕（bǐ）在前：比喻没有什么能力的人在前面。

⑩贲（shì）：宽容，原谅。

【译文】

填词作曲这一类，是文人最为低级的一种技能了，不过潜心去做这件事情，我认为是要比骑马舞剑、酗酒赌博这些好一些的。孔子说过：“难道不是还有掷骰博弈的游戏吗？做这个总要比什么都不做强些。”博弈虽然是种游戏，却比那些吃饱了没事可做、不用心去思考强些；填词作曲虽然是低级的技能，不是还要比博弈好些吗？我觉得技艺不管是高还是低，精通就行；才能不管有多少，善于运用就行。能够精通并善于运用一项技能，就算掌握的只有不起眼的长处与才能，也是可以成名的。不然，就算是宣称自己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，写起文章来也只能罗列古人的观点，所写的文章也只能用来当酱罐的盖子，就算才能再多又有什么用呢？填词这件事，不仅能够精通它的文人一举成名，就算是前代的君王，也能凭借本朝善于诗曲，而让他的国家流芳百世。请让我一一举例出来。高则诚、王实甫这些人，都是元代的名人，除了戏曲之外，他们并没有什么其他功绩。如果这两个人没有写《琵琶记》《西厢记》，那么到了现在，又有谁会知道他们的姓名呢？正是由于《琵琶记》《西厢记》的流传让他们可以被后世所知。汤显祖是明代的才子，他的诗文与书信全都值得一看，不过他最被人所称道的作品，不是书信，也不是诗文，而是《还魂记》这部戏曲；如果汤显祖没有写《还魂记》，那么就算是在当年他也只能是个可有可无的人，更不用说后世了。也就是说，汤显祖的名字之所以能够流传，



都是靠《还魂记》啊！这就是文人凭借戏剧而得名的例子。各朝各代文学的盛况，都有各自的体裁，“汉史”“唐诗”“宋文”“元曲”，这都是人们挂在嘴边的话。《汉书》《史记》，千古不朽，是十分值得被称赞的！唐代善于作诗的人有很多，宋代善于写散文的层出不穷。汉、唐、宋这三个朝代在文坛上可谓是三足鼎立，称得上是夏商周后文学繁荣的三朝盛世。元代这段时期，不仅在政治、法律、礼乐制度上无一可取，就算是在语言文字、图书翰墨等方面，也很少有所建树；如果不是由于推崇戏曲，并让《琵琶记》《西厢记》以及《元人百种》等书被后世所流传，那么元代也将跟五代、金、辽一样地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了，又如何能够跟这三代相提并论，并挂在文人学士的



嘴边呢？这便是帝王统率国家由于戏曲发达而得以名扬千古的例子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戏曲并不是雕虫小技，而是与史传、诗文同源而不同流的一种文体。

近些年颇为喜爱戏曲，专门去学习了解了元代作家，有很多想要跟汤显祖并驾齐驱的人，不过由于写的人很少，也没有听说什么出彩的作品。为什么呢？这是由于在戏曲创作方面，只有前人的作品可以借鉴，并没有规则可循，就像是走进了一间黑暗无灯的屋子，即便睁着眼睛也只能像瞎子一样。这也就不能怪罪找不到路、问不到人，很多人只好就此半途而废。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的人不在少数。我曾感觉十分奇怪：天地间有一种文字，这种文字的用法就会被记载在书中，与耳提面命没有什么差异，却独独在填词作曲这些事情上面，不仅介绍得十分简单粗略，甚至将其搁置一旁不写一句话。我琢磨着其中的缘由，大抵有三点：第一，想要掌握戏曲方面的原则十分困难，不能言传只能意会。灵感涌现的时候，作者神采飞扬，仿佛置身于梦境之中，不写完不能将魂魄收回。探讨真实的事情较为容易，将梦境讲解清楚则十分困难。不是不想表达，而是无法表达。如果是这样，确实太过诡异和困难了，确实是难以表达出来啊！我认为像这样深刻的道理，说的都是文学最上一层的道理，并非说的只是填词的艺术，其他方面都是如此。难道可以由于东西太过精深难以表述，就将粗浅的东西搁置一旁不说吗？第二，由于填词的形式千变万化，有的可以这样说，又有些不能这么说。比如填写生、旦的唱词，贵在讲究端庄典雅；写净、丑的词曲，一定要带有诙谐的意蕴。这是最基本的法则。但是如果突然碰到风流潇洒的生、旦，那么端庄典雅就不合适了。同样，如果净、丑是过于迂腐、不讲人情的，那么诙谐幽默又不适合了。类似于这种情况，很难拘泥于一点而一概而论。由于担心固定不变的陈旧言辞会对那些拘泥于古人、法式的作者造成误导，所以宁愿存在一些不足与疑问，也不画蛇添足。像这样，这种变化的规律，不只词曲会如此，科举时文、诗歌、散文都会如此。难道有按照死板的形式写文章而被人称道，并流芳百世的



吗？第三，一直以来名师都是凭借擅长诗歌、词赋被人们所器重，十人中有九人是这样的；而凭借词曲而流传于后世的不足十分之一，大概千百人中才出来一个。只要是善于词曲创作的，均会将创作的秘籍藏起来，觉得这个方法没有人教授给我，我为什么要去传给别人呢？如果每家每户都会创作戏曲，那么不要说到处都是《白雪》《阳春》这类的高雅词曲，能人高手未必不能让后来者居上，而让前人显得技术低劣。更何况如果精通词曲的人越来越多，到处对你挑剔，让前人无法隐藏自己的拙劣，这简直就是自己当了后羿而教出了无数逢蒙，让他们拿着武器来谋害自己啊。还不如依旧仿效前人，闭口不提为好。我揣测人们对词曲创作的方法不对外传授的三个原因虽然看似并列，私以为主要还是要归结于第三点。根据我的观点，文章为天下共有的东西，不能一人私自占有；是非对错是千百年来定律，一人岂能轻易推翻？不如将我所有的东西拿出来，对世人公布，将天下后世的有名贤人汇集起来，互为知音。才能高于我的人，我将他敬为老师，就算他原本是我的学生；与我差不多的人，我将他当作朋友，也能成为我学习借鉴的对象。怀着这般的心情，并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生平与底细全部交代出来了，与前代已经流传的书籍进行比较，也是为了能够吸取各自的长处，将各自的短处抛弃，辨别出好与坏，从而让人们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从而避免被诵读的书籍所误导。了解我也好，对我多加怪罪也罢，可怜我也好，伤害我也罢，都任凭世人评点，我不会惦念我死后的事情。只是我担心我所说的，可能是自认为正确，但是实际上并不正确，每个人都忙着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我认为不对的也未必是不对的。只求能有一字对大众有益，那么就能够免去历史的责怪了。哎，元代的能人高手应当会体谅我吧！

【原文】

填词首重音律，而予独先结构者，以音律有书可考，其理彰明较著。自《中原音韵》一出^①，则阴阳平仄画有塋区^②，如舟行水中，车推岸上，稍知率由者^③，虽欲故犯而不能矣。《啸余》、《九宫》二谱一出，则葫芦